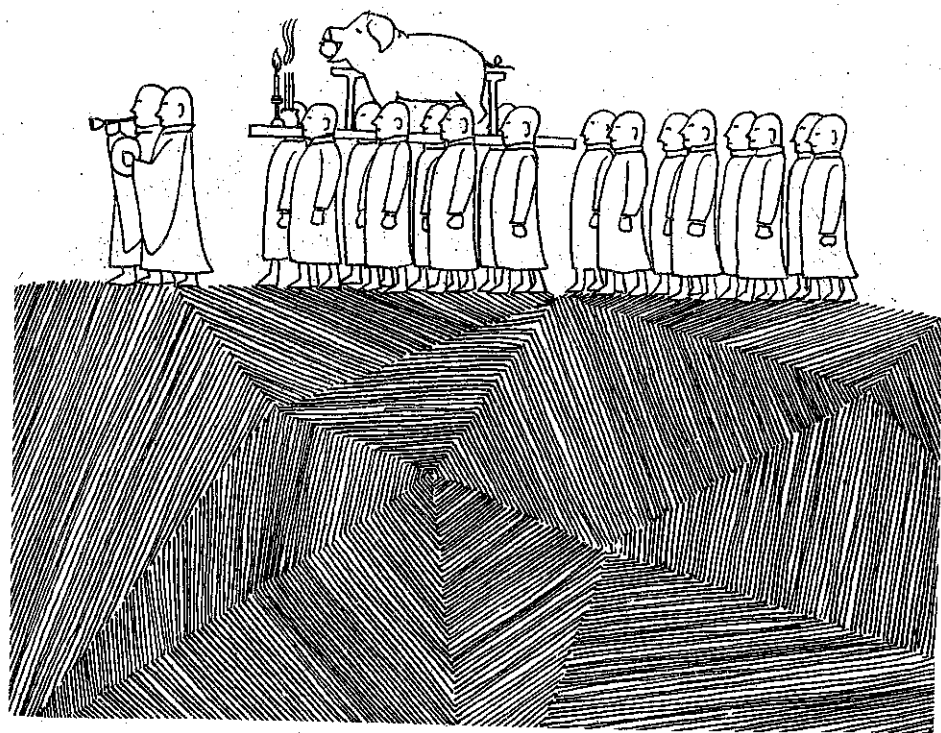


詩 三 題



葬禮

焚燒一疊冥紙——如

一頁歷史

一陣熊熊火光過後

誰去管它煙飛天堂或燼落地獄

種子落地便期待最後召喚

而死總是或灰或黑的催促

一天 當歲月剝落成石灰碑

苔色及叢草竟是永恆容顏

這祇是落葬行列

飛幡及車馬豈能肯定榮哀

棺槨入土

聲色冥滅

慣板走調的管絃停止哭泣

就發為生者日後的顫慄

斬哀如此便被遞續在另一代

訪 客

半暝 兩點外

窗外是谷 深深地

那漢子打自關外來

一臉蕭蕭

那漢子的下巴窩集著長白山針葉林

一來便踢走一屋子風月

也許他來得不是時候

酒已被下午陽光

一只軍鞋就如此破落在牆角

整個夏天

我們一直對戰爭怔忡著

窗外是谷 深深地

如果有雨 那必是黃土高原的雲

即便集成長長的河

總難忘它襁褓的來路

除非是漢子

誰能解釋大江南北的奧義

而漢子已眠

隔著酒瓶我們向漢子舉行春祭

血 路

甚至千腫亦無法察視一株烟火

那夜 貓頭鷹偷偷的啄斷幾個春天

風便在墓墟裡找尋史跡

縱是百番膜拜

神已不再回響 不再淒泣

血流至此

路便至此

你雖欲久留

却將離去

如果你有種

那就刮斷你的腕脉

在萋萋的莽原上開出一條鮮紅的路來

做一個問卜者就太悲哀了

在蕭蕭的廟簷下萎立

你的生命已隨冥紙焚成灰燼